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九

少傅兼太子太傅英國公蒙溪張公墓誌銘

英國公張氏諱溶字漸卿本河南祥符縣人五世祖王從 高皇帝起兵歷燕山護衛都指揮同知既從 文皇帝靖内難所陷陣先登功最以赴東昌圍發于軍追封河間王謚忠武子輔嗣統兵從戰以功封信安伯晉新城侯平安南三禽偽王晉英國公子孫世世弗絶既又從睿皇帝北征戰沒追封定興王謚忠烈子懋嗣

歷三營十二營統兵累加太師卒謚恭靖子銳蚤卒子崙嗣嘗建節奮武營卒贈太保謚榮和公以榮和季子嗣嘉靖己亥加太子太保二月封景王命充正使持節展禮　肅皇帝南巡命坐五千營掌行在右軍都督府印扈乘輿行戎容暨暨凡部曲行陣肅然莫敢有譁者駐蹕衛輝行宮災時丙夜變起倉卒公率中堅數百人突入烟火中偕朱希忠陸炳翊乘輿出乃益庀武守晝夜警備非常凡卜征至入蹕擐甲環衛

勞勣居多丁未命提督神機營壬子命掌前軍
都督府事癸丑遣祀太和山庚戌虜入犯都城
戒嚴前後三奉勅巡視內外受兵登陴武備甚
設虜竟遁去丙寅遣視顯陵還命掌左都督府
軍事隆慶戊辰春　上謁山陵奉勅居守庚午
命掌後軍都督府事今　上即位命充班首官
奉勅監修兩朝實錄萬曆甲戌奉勅知經筵以
穆宗實錄成加少保賜白金文綺鞍馬丁丑充
正使持節上　潞王冠　世宗實錄成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後賜白金文綺鞍馬戊寅　上舉
大婚禮命持節充正使庚辰以疋疾乞身疏曰
臣世蒙恩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下誠歲餘以
來疾苦加侵頟休歸自治養惟　陛下哀憐
上慰留勿聽疏再上　上賜策曰後將軍寢疾
不衰朕愍以職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遣中使
問勞賜酒米羊豕諸物公旣得請築一室題曰
足皰日夕寢處其中惟以不得報　主上恩嘆
息永懷至泣數行下逌以脾疾不起　上聞爲

輟朝命有司議祭塟如禮公母游氏駙馬都尉
泰女生母曽氏公生有異徵貌甚偉寧陽公每
奇之伯兄珗仲兄磻相繼卒公乃得襲公爵少
入胄監即䠶學鋭志講論乃習周易通左氏春
秋既老不釋卷尤善鼓琴工書法作詩多自得
語及校射團營蒞軏命中庶幾材賀有文武尤
躬行儉約被服如儒者衣澣濯衣不數易不治
田産不廣宫室非客至不割牲不設醴其最隱
者咸寧侯有女及笄給公家爲奴公育之如已

出既具厚奩遣之其折節行仁克心扶義如此
覽近世世家侈靡甚矣財饒勢足亡所牾意買
京師膏腴美田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數里
後庭姬妾數十人僮奴千百數羅鍾磬作倡優
狗馬馳逐以騁娛恣莫不謂身處膏腴所貴自
潤耳公家重侯累將曠貴最久三世封王三給
世券祖姑一事　文皇帝為貴妃一事　仁皇
帝為敬妃至公以宗臣班特進率群臣朝會稱
壽制命宣答代　上祀郊廟諸大典禮無不與

歲時恩賚甚備而公放遠權勢誠內自克約而
外從制保身全巳其志念深矣豈不謂世祿由
禮者哉是可銘巳銘曰遥遥張公肇迹侯封克
纘武功澤延五世爰及喆裔是續是繼扈我
肅皇蹔蹕湖湘我武維揚壯虜匪茹公爲捍禦
虜延遁去公惟恂恂頌德儒紳紈袴不倫不居
其有人倫歸厚奚特善守退以功成克終令名
死哀生榮我銘于此寔維其似永示無止

贈太保鎮遠侯謚榮僖顧公墓誌銘

少保兼太子太保鎮遠侯顧公卒於第訃聞
天子曰噫閥閱之臣也天不萬祐我國家而亟
奪一老乎為輟朝一日下有司治喪葬事賜祭
十六壇命大宗伯議所以易名者大宗伯上議
曰少保忠勤亮慎敫事 四朝其所靈承光寵
者七十有九年已而匪懈如一日也按謚法寵
祿光大曰榮小心恭慎曰僖宜加贈太保謚榮
僖 制曰可於是嗣侯承光奔自吳衰盡將奉
明器歸諸窀先期介楊侯狀來謁銘稱遺子孤

不幸有先君之憂塟有日矣惟　天子嘉先君
之善猶予贈予謚予辱與先君游敢辱為之銘
雖然余何能銘公按狀公諱宸字君錫其先湘
潭人七世祖成事　高皇帝　文皇帝以勇畧
顯世封鎮遠侯薨贈夏國公謚武毅成生統統
生興祖興祖三傳為太傅榮靖侯生公公駿龐
討亮亹亹悅儒無紈綺之好年二十五榮靖侯
卒代侯是時　肅皇帝立七年每朝會顧見子
侯中獨睟偉公明年授五軍營坐營又二年将

諸陛楯郎直宿衛小心忠順進止有常上益悅之十二年僉左督府事坐鼓勇營其年改僉中督府十四年守備南京賜白金文綺以行又三年改督漕運鎮淮安公聞命亟往唱諸同事者以為漕天下大命也京師仰粟東南董江淮一綫之路為咽喉地不有豐圖何以持後於是矢心竭慮條所不便于朝如復經久之規袪積習之弊數事至今循焉二十年以天變乞解任復以疾請 上不許二十六年僉右督府事坐

神機營明年復督漕運二十九年徙鎮兩廣尋
賜白金文綺以行公在鎮馭戎有方所部帖息
與都御史應公共上疏言兩廣即有海寇峒蠻
若鼠行伏無用大創之者朝韙其議三十二年
復督漕運又二年命總戎政還京營時　天子
居西壽宮修秘祝以祀天帝五帝太一諸神益
召方士修合延年之藥作大光明殿及玄熈玄
都諸殿玉熈及新宮土木之事寢起而會奉天
三殿及朝門災又戒虜築重城起永定七門又

修蘆溝橋諸大縣作公時督諸軍具畚鍤助諸
工匠　天子益憐其勞進宮保下　詔褒與數
被金綺之賜時輟大官珍醴藥物賜之親寵於
諸侯爲冠前是總戎政者若侯鄖侯巒或以賄
廢或横見法惟公莊慎持大體不苛小其條嚴
武備者八刷班軍者五皆切中事宜時　天子
益嚴峻法繩下群臣救過不給而公獨用事中
外四十年無少訾者迨　肅皇帝主山陵穆宗
今上相繼御極夙莊公凡舉大事必先遣公其

在營府有事于　郊廟必克上公往禮必加發
陵寢壇壝耕籍大閱亦如之亦間遣行督漕遣
必復召謂行役瑣屑之事無用溷老臣為也公
年巳七十餘屢疏乞休　天子重違公意益褒
予加少保兼官如故令得奉朝請其後二年乃
卒公修髯隆準廣顙豐順不苟言笑望之知為
所與共事大臣以百輩人人自以為得公
無弗驩者性至孝事母蔡太君敬養備至撫諸
弟姪慈而有禮雖貴為上公而儉約天成被服

一於儒者元配林夫人德清大長公主女也自嬪顧事榮請侯及蔡太君孝敬無闕得親歡心林夫人蚤卒繼夫人尤賢公所以得殫瘁王家無內顧憂者以兩夫人力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七十有九林夫人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得壽若干今合葬於十八里屯新阡嗣侯承光公同母弟宇子娶江都卞氏繼娶武進胡氏孫一大禮聘溧陽馬光祿從謙孫女女三慧貞慧端慧容貞聘江都王太學

子其端容尚幼志曰古者天子世統侯世世封豈不以藩衛社稷非其先世有功德於民子孫曷與哉及觀所以得尊寵與所以廢辱未始不繇身也我　國家有世爵無世土雖報功不逮於三代然其子孫亦不至漢唐顛覆之易此以制得也今觀榮僖侯爵祿榮寵冠絕一時沒之日至不能舉大事此又其世德足充其爵能然乎余故于榮僖侯著其本末令後世得以覽焉因系以銘曰孰荒厥土成兮受畚孰播厥種溥兮

緒墾埶耨厥勞公兮治苑勞之不苑苗是穮蓘
人曰無年豈天獨捐天人交益視諸鎮遠

武清侯贈太傅安國公謚恭簡李公墓誌
銘

維萬曆十一年冬十二月某日武清侯李公寢
病卒于第以聞　詔輟視朝一日贈公安國公
加太傅下史臣議謚史臣曰於法敬慎事上曰
恭一德不懈曰簡詔曰可於是命大宗伯加祭
大司空致水衡錢以葬以十二年二月某日塟

公於阜城關八里莊其子文全等請誌于大學
士某誌曰公諱偉字子奇本山西平陽府翼城
縣人永樂初曾大父政從　文皇帝靖難占順
天府涿縣籍家焉大父岡父玉俱以公貴贈武
清侯公家世積德至遷涿則卜世滋大及公生
狀頎碩有貴徵髫丱時一黃冠過公前相公久
心獨儀之已愕然曰是兒不凡他日當極貴聞
大父岡岡心竊自喜曰吾先世力為善未始有
聞自高曾下逮徒抱義終焉積百年後興必獳

子也遂名公偉以徵黃冠言既娶夫人某氏嘉靖丙午春夜夢五色雲溫漢若車蓋自空中下戴翠輦從幡幢旌旗前列鼓吹導至公寢公驚寤聲殷殷尚遺寢所閭閻里多聞之者達旦相訝則相與推問莫得其故冬十一月　聖母宣文明肅皇太后生異香襲數里彌旬日不散里人又相訝私相語曰是何祥也時保章氏奏后星見燕分在　帝城東南正直瀞分野云庚戌秋以虜警公携家入京居數歲　聖母儷

莊皇帝裕邸癸亥誕今　上語曰天之所興必
先賜以符瑞我　聖母承天序奉祭祀誕育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禩無數則神明盻
嚮顯應休徵豈偶然者聞諸古昔感星夢月黃
氣玄雲此之爲符較若畫一豈非天耶非天命
孰能當之丙寅　莊皇帝即位推恩戚里授公
錦衣衛指揮僉事壬申冊　上東宮加公中軍
都督府都督同知是年　上即位晉公爵武清
伯賜誥贈三代食祿一千石賜肩輿以　昭陵

工竣益祿米百五十石戊寅大婚禮成又益祿
百石壬午 皇子生晉公爵武清侯復賜三代
誥官兩子皆都督 上詣山陵修祀事命公守
九門祀南北郊幸學耕籍命公守承天門國家
有大典禮命公告 太廟 高皇配饗圜丘命
公請神主所賜第宅庄田金幣寶褚無虛歲蓋
上明德茂親念肺腑枝葉之屬賞賚優渥所寵
幸無比乃公心益有以自下夙夜兢兢若履淵
谷勑身自約不敢毫髮忒差每晨起必衣冠拜

天已即望　闕拜凡遣祀必變坐易食盥沐一如禮　上有賜於家必稽首俯伏而受之如在
上前嘗語諸子若孫曰　陛下仁恩周洽俯意姻臣所得賜事事殊異我等幸離韋布蒙過誤之寵非命所當托嘗聞之隆隆者絶位極者危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前世貴戚有明戒我迫日索但畏汝等藉紈袴處脂膏中惟謹慎為得久物議難可調我介介獨是耳　聖母嘗手書謙謹持盈四字賜公公揭之大庭時時莊誦勅

諸子孫曰此懿訓也我等當服膺不可失子孫遵教亦如之至童僕莫不歛跡惟謹以長厚聞于京邑其待交游持一心未始變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厓岍行有所踈數厚薄歲侵則曰民間饑我能獨飽嘗分祿以賑鄉里歲疫則身經給醫藥多得全濟其喪者給之棺櫝又瘞郊寺諸寓棺無家者務好行其德以遺子孫公以密戚極貴挾赫赤之光乃束修質行仁義兼弘勤不負 上恩寵如此即詩所記渭陽稱申伯者廣

博奚加焉銘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進階通議大夫柳菴

陳公墓誌銘

都御史陳公以辛巳十月七日卒於家

上俞其子中書舍人禹謨請命大宗伯予祭大司空治塋事令舍人得終制舍人手其師王太史狀来徵銘按狀公諱洪濛字元卿自號柳菴其先系出閩中遠祖漸仕宋為耀州節度推官以諸父並居宰執徙家汴其徙臨安則學士簡

齋公始曾祖儁祖琓父為悅清公景祥生子二長洪範官按察副使次即公悅清公以公晜弟貴累贈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母黃累封太恭人公方妊悅清公夢覲蘇學士遂舉公甫六月稱孤太恭人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而公志儒弗領也太恭人為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嬰奇疾夕夢與王文成公視師功成退耕江介遽然寤也自是朗悟若神庚子舉于鄉明年同長公舉進士長公授工部都水

司公授刑部廣西司俱主事丙午慮囚江北具
報可丁未遷雲南司員外郎尋遷廣東司郎中
兩視司篆善爰書諸所按讞皆手出吏視其文
辭無不讋且服者司寇遂倚以書獄滿六載考
出守彰德郡中故多宗室恣横公一以法繩之
時鄭王好文學譔四箴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衷
誣王　上怒甚遣親信大臣就訊公為白其狀
衆危公公曰吾守三尺耳柰何令　上有殺讒
間戕骨肉名獄上止錮王終身趙將軍厚[illegible]盜

劫人畬姦人女死公擒殄其黨趙宗為安郡饑
公為糶粟貸民所全活甚衆尤注情校士典壬
子試稱得人當路借以為重云明年入　覲以
治郡高等稱尋擢江西按察副使鄱民遮留不
能得為肖像祠焉而公當備兵九江多盜區傷
敗王旅公至勅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
數年之間長江晏如而又以其閒補伍清屯練
兵增堞潯陽遂稱雄鎮已乙卯擢太恭人憂毀
瘠甚服除赴京朝論以潯陽士民思補前秩兼

轄楚蘄黃至則益脩昔日之政有三囚抵死公得其冤以憂去未白至是請臺使者從末減庚申陞左參政山西蒞冀南擒虜偵者一人又捕白蓮教諸賊蒙特賜帑金屬伊王恣橫不道都御史疏其罪于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會 上更遣少司寇趙公覆按乃疏公名與俱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邪公聞 命即乘遽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公两平亭宗正事皆當 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

數云曰何遷長楚臯楚故劇藩而公以彊明割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被逮公一訊即狀乃斥其墨敗者寬其中微文者比遷去冤令以數百金伺道上公大怒吾豈以金故緩若邪若柰何不自礪而以私餽我令慙去壬戌春擢右布政四川踰年轉左時起 三殿工蜀困採木之役公一意拊循視前使有加民倚康焉是秋調棘院事拔士居多乙丑入 覲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下車即條

上利弊若雲貴互選及裁驛傳增遞卒之法
詔報可貴竹長官多侵民而民豪者亦通苗公
令還予民地而又時出奇策除其豪時施州酋
黄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　詔剿賊不克公檄
川東諸道兵進討賊入深箐陵高阻隘叢薄石
傳毒矢以拒我師公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
蕻其為機以蕻石者直抵砦門斬苗數十人呼
聲震天地擒斬賊以千計破洞寨百餘賊勢窘
因投湖北軍降公方謀馳露布巳乃聞二省先

入覲爭功公具言楚蜀異勢撫剿同情功不宜顓有朝議竟直公有大盜楊珂為蜀楚粵患歲久愈熾公計吾不蚤滅此是遺不可為之疾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公聞貴州命時長公前卒公感慟連日夜又畏簡書遂得病至是上書乞骸骨歸再疏得請未即途忽鎮遠邛水諸苗叛公亟誓師往討平之丁卯得代歸 朝廷以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者三公惟閉門養痾絕交謁問一赴鄉飲之禮四壁

圖書蕭然其宦轍所至必覽名勝於世味泊如
也瑩傷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母像其中拜奠
如生撫孤姪如已子養寡姊如母尤惓惓以舅
子爲念禹謨既成進士會戊寅 覃恩得進公
階通議大夫公手加額曰老臣分塡溝壑乃更
辱 嘉命哉惟有一清忠遺子耳公美髯叓度
飲人以和性篤厚其親族貧士所資以舉婚喪
者應之不怠詩文不爲名高觸興輒就所著有
五經輯畧性理纂要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講

義文評詩稿藏於家凡歷官十一政薦疏三十有奇配韓氏累　封淋人子三長禹謨娶於李再娶於張次夔謨娶於施契謨娶於倪女七壹純德純潔純靜純淋純懿純逵陸科王嗣敬茅廸吉高深呂衡甫沈如瑋其一尚幼禹謨暨壹純德純淋純皆淑人出夔謨契謨暨靜純皆側室程出潔純懿純與其幼側室馮出孫男三孫女二卜以某年某月日塋於荊山之陽某日有虞氏可謂至德矣帝王神明之胄其胙土受姓

者不可數計而陳之昌與天敉豈淳龎湛濊澤故彌久而滋邪抑菴公固天篤其命廼其自脩又不墜厥宗故符應叶於夢寐昔賢所謂嶽靈者非歟卒之日星隕於屏垂象可知矣夫既世有明德而裕其孫昆無有畜不施無有樹不滋此天常也余夙嚴公爲之銘銘曰孰昌于宗審厥中乎孰膺于功篤厥共乎矯矯二龍升高穹乎伏雌飛雄緌西戎乎有音隆隆斯多螽乎豈根本之不封而枝葉之能叢乎嗟我後蒙視陳

公乎

朝議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南江戴公

墓誌銘

有封若斧于桃源宋嘉橋之偏曰明參議南江戴先生之墓余企而望焉過而式焉者幾十五年矣始余爲諸生從諸博士弟子觀鄉飲酒于學宮見主人儼衣冠飾觴豆而肅賓其賓傾儀脩軀萬步繩趨使人翼翼翼銷其矜嗇者戴先生也既余舉進士爲史官脩實事于鄉而戴先生

尚無恙不欲子弟余而獨與顓禮余慕戴先生甚嘗思効其區區以述明德以觀後生而戴先生僊逝已禮所謂生有施於民歿有聞於後表正鄉閭者非先生其人邪按狀先生諱鯨字時鳴別號南江系出宋戴公後其裔散處浙東至諱陽者從其諸父石屏先生學詩家於鄞高岡里七傳至封承德公鍾承德公生亞中大夫浩歷仕大府以治行祠於學宮亞中公生連城學諭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樌配杜氏封宜人

奉直公生五子長鰲尋甸知府次鯉宣義郎次即公次鱀都察院副都御史次鰲工部主事皆起家進士而宣義公獨以貲補郎先生生而不群與中丞公同游學中丞公以敏贍先生以靜重皆有聲弟子員尋以易同舉正德丙子鄉薦登嘉靖癸未進士授令番禺番禺稱南海都會奉直公慮弗任遣人與俱公曰大人愛兒為不任番禺也者而佐之然兒固饒為之無煩佐也既至考政匡俗問民所疾苦得山寇所以搆海

寇狀乃誘以恩信開以生全或降或殲民以樂業又為闢田畝勸農桑均傜役選良鋤奸閭又群其弟子之秀者而敎之又捐俸金以修學舍須其餘以助貧不給者嚴名籍甚時南海霍公韜方公獻夫以言禮驟貴人皆捷趨公獨介然自處二公交賢之居三載贏爰金以千餘去無所取行李蕭然南粤舉公治行第一稱神君云丁亥考績陞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監鑄錢例進錢樣若干公却之已而背儀真廠逦條陳利

弊修水門通漕道職事大舉比營　顯陵督徵太諸路瓴甓公以諸路災傷請于司空章公拯奏減三分之一以蘇民困兼隸瓜洲洲故無行厥津者不便遂移劄維揚勒石為永守計已又理龍江關稅嚴計奉公毫末不黙晋營繕司員外革蘆洲積弊減薪水顧役著為令尋遷南京刑部山西司郎中旦夕視爰書不為重劾以鈞能雪平反者無慮數十人辛卯陞江西按察司僉事考功郎上高況維垣請毀學宮垣為廬舍

託侍御李為之地公曰況君非孔子之徒乎在門墻則毀之不可況嘸之中以蜚語譎倅鄧州公處之裕如日維讎校經史若師儒然時京山王侍御橋以直言謫判一見語合遣其子宗茂宗蕃執經問難公訓廸如已子州治額設民兵若干散處無統乃屋而居之嚴操閱慎稽補規約甚詳尤加意學校先德行而後文藝隨材鑄冶士以蝟興乙未轉丞福建汀州先是同邑陳君以丞攝於官公代之或曰丞署殺人慎勿居

公曰吾期無負丞爾何畏哉於是清軍伍折刑獄事無細大一以撙節愛養為心暇則與學舍進諸生而課迪之如鄧馬時維揚馬公坤江右余公鎬皆同官一時稱良牧云庚子復除僉事湖廣分巡湖南黜贓吏高某等數人部為震肅兼領武昌值　聖駕南巡之餘洊罹大役公私告匱公乃蠲苛專靜流民始安會督學使者員缺撫按推公代之引拔佳士居多公性簡約雖冠蓋之類不與衆競華終湖湘僅一敝蓋而已

三同列論駁是非皭然至今楚中士大夫頌公
風節不衰時撫臺陸公杰清戎姚公鳴鳳方交
章薦公爲諸道最而公以杜太宜人喪去矣乙
巳服闋補僉事福建備兵建寧礦賊嘯聚殺官
軍流入浦松政壽四邑勢猖獗甚公適至曰此
不足煩大兵要在防守即議狀上七事扼險隘
均戍役廣偵伺餙廬止厚儲待嚴督捕明賞罰
侍御何公維栢深納之已而賊果深入公與都
指揮盧鏜犄角而殲之俘其魁八先生陳鳳等

戮于市事平何公將疏上公功適以言事被逮不果上三山饑米價踊貴延汀皆遏糴公請于方伯蕭公晚發帑開庾所全活以萬計嘗驗紙衢謝絕一切請託斥侵蠹之奸減浮冒之弊公私賴之至復松溪舊學新延平書院修名宦陳公祠歸越國練夫人祀田政績為尤烈云郡故稱八閩通衢冠蓋湊集時當路某欲樹綽楔以表宅里公曰茲紫陽先生闕里也疇得而擅之為樹坊曰東南文獻既而其人掌銓部銜之遂不

復敘用公先是全閩疲於驛傳公謀於臬使周公延及侍御趙公應祥請分隸各道以蘇馬遞紓國賦以是叢謗於公公曰吾為國得謗何郵哉丁未春轉本省布政司左叅議三山之民聞之皆手額相慶曰我公固嘗無遏糴以活我者居無幾何丁奉直公艱號泣來奔廬於墓三年司府具牒請起復諸所親為之勸駕公曰古禮七十致仕今其時矣隱年以干祿欺孰甚焉亟進以違親忍孰甚焉遂投牒杜門獨坐東白樓

絕口不談榮進事日夕手一卷寒暑無所斁古今經疏疑義紬繹靡倦間商時政斤斤論辨率皆有益於民嘗蒐獵郡乘之遺輯為成書名曰志徵語具張司馬敘中尤好詩所編四明雅音多折衷于情性之正華亭沈太僕愷為之敘凡郡大夫至鄉飲大老於上庠憲而乞言必以公為首公或辭謝不敢當大司空馬公坤與公同年甚歡嘗左轄浙藩遣使候公所親或詭其書求速叅公知之汗蒸蒸下固追其使命覩

子弟往復焉其家居潔廉類如此公天性孝友
塞淵茂懿自童時已負先憂後樂之志與諸昆
弟同德婣義而相師友當奉直公杜宜人存時
每以弗克迎養爲歉自筮仕分俸以底宦成𢌿
一歸省則色愉禮恭備天性之歡後先丁二艱
時及耆矣寢苫枕塊朝夕一溢米哀毀踰于壯
年事太守公如父終身友愛不衰尤加意祠墓
展謁祭祀一稟禮法及長族屬歲時率族人拜
祠下甚恭更以譜牒久缺捐貲重修平居無疾

言遂色人亦不敢以非道干之與人交修已郗不修人之郗諸獲侍先生者如坐春風中穆如也親故有不給者必損已有餽之其自奉甚菲食不重肉衣不襲綺終身無妾媵之奉與王安人居白首相莊猶一日也時聞太宰淵家居簡貴聞公車聲則倒屣相迎燕語終日其為先達嚮慕如此哉丁卯春疾作公臨鏡自傷曰病起初春猶可療脉𨂻近暑已難支至夏醫果無效二日忽召諸子孫引滿訣別問家事則默然逝之

日猶正衾就枕勅家人無忸化時隆慶改元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成化辛丑得壽八十有七配王氏封安人同德偕老相事治家先生家㞐窶而仕㞐勞秋毫皆安人力也子男二長即士元益府典膳娶王氏知縣潮之孫女次士良邑庠生先公卒娶陸氏知縣登之女女一適按察使呂公和孫庠生舜臣孫男七昇晃普昺俱郡邑庠生昱昜晉皆業儒孫女一適僉事黃公綬孫太學生景川曾孫男七君堯早殤君用君相

君材君禎君祥君祚尚幼曾孫女三公歷仕中
外幾四十年死之日唯石田一頃毛屋數椽身
外無一長物其介廉正直之行和粹長厚之風
重於鄉評爲文宗昌黎兼法左穀班馬所著有
閩廣集東白樓稿郡誌徵四明文獻四明雅集
藏於家銘曰鳳有羽兮麟有趾國有嘉祉唯君
子戴公巖巖玉爲體昆弟膴仕邦所倚公獨鯢
齒作惇史不忝祖禰暨孫子人道修只天必啟
佳世八紀福千祀栝栢蓊翳丘隆起桃源瀰瀰

高岡里誰為表此余仲氏

虎山宋長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誌銘

長公諱某字某世系出會稽郡　高皇帝時始祖有以義從軍者遂占籍于杭之仁和里里中閭右義之稱義門宋氏曾大父元大父義父富號西坡居士宋氏世世為隱君子至西坡公雅尚文則以文授長公長公始以文起家為博士弟子員下帷講誦修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所學當於功令使者輒試異等繇是名籍籍甲諸弟子

欲有所舉事必相謂奚不告義門虎山先生虎山長公號也長公葢立義不侵爲然諾者諸弟子誦長公義不忌爭欲得長公一諾云長公雖遊弟子中乎然雅好策能俗時緩急乙卯倭奴掠湖墅湖墅民無老幼提携瑣尾爭走城下呼門而門者秉埤閉不得入嗷嗷將枕藉死矣長公曰是民且赴湯鑊何可不一舉手坐視其灰燼而復推內之也則首議白所司令門者入之民坐活以萬數湖水一日暴至齧城城欲圮人

謂納土舟中塞下流可公曰是東隘之而益其
疾也流疾則力不支東隘之則後推前不壓不
止若漏危矣是不若從上流疏之以分散水力
如其言水竟退不為城害長公言雖僅未嘗以
伐於人曰吾柰何從邑中奪賢長吏權乎然歸
則必以語何孺人乃孺人則傳長公言未嘗不
以義相勗也仁和俗故侈麗民間無論窮富莫
不玩巧以績繡相高而長公與何孺人一尚儉
朴嘗曰古王公大人食脫粟之飯身不衣大帛

雖其志在名譽然視無厭者猶賢耳御必韋素食必麤糲葷無匱而已而何孺人謂與君子同事所期糟糠荊布不厭也亦欲以是化其子不使就外傅辛無與他紈袴子遊則箠馬翁二先生于家授之易長公以慈為訓而何孺人頗用嚴日夕程督之卒能成仲子以易起家乃何孺人又不及見以甲寅歲捐館人或從臾長公再娶長公輒謝去曰脫不見繼母之弗慈若子以子也即夫義謂何乙丑仲子舉進士不欲離長

公因謁歸為迎長公計丁卯仲子刺絳州既聞伯子之喪長公哭之慟遂失明然其心懔懸懸仲子能善其官也嘗誡之曰善為政者樹德不善為政者樹怨汝毋自污蠖以虐民使怨叢其身為乃公慮哉仲子視事歸必呼至榻下瞑目問狀守令所治何事百姓將煦煦無失職乎寧鶴虔不稟令也為爾寮若下吏能相得益驩乎亦未有所濟也不知部使者若監司郡大夫所欲於爾者何若爾所欲於民若吏乎否也蓋三

年於絳莫不聞其政而仲子奉長公教惟謹遂以文無害轉司寇郎既給事中長公又時誡之曰以爾一書生褎然子大夫後立文石班得與天子爭是非使天下稱曰是正色抗疏之臣也以我擁乎爾而再詣京師冀得一聞是言耳仲子以長公衰暮請得謁歸侍長公養而長公曰毋我念顧我尚善飯無何疾作將革時呼仲子曰善事 主上無一語及家事嗚呼斯亦足以觀長公已長公性至孝事父母喪塟必以禮然獨

紀其事未嘗以委諸弟友人死無所歸長公
為殯之其自持甚介人不敢干以私又飲人以
和人人自以長公為親已斯非孝友為政哉何
穠人佐長公使長公得行義終其身抑可謂夫
婦同德矣仲子為余所取士余故得讀長公之
行而論著之如此銘曰神明之胄仁義存一從
武林高其門越自中葉文毅與壽友為政世所
纚終焉褐玉甘隱淪有子式穀能致身謇謇直
道匡明時奚必自其身致之德不當世後乃昌

其人則逝名彌彰亦有碩媛稱好逑百千萬禩
藏斯丘

儒林郎南京光祿寺署正康莊李君墓誌
銘

趙太宰嘗為余道其里中有李君所居沃壤多廋積粟陳陳以備時緩急好行其德又言嘗往來其家其家髹跗築坏蕭然不啻寒素毋戢身之村所察膝昞人即不知為君君亦自匿不使人知葢習君十餘禩猶一日也今已矣儻仁心

爲質獨行君子非耶既一日介君之子儀賓謁余而屬余以志曰其且欲志君獨柰何里中人爲也余貌儀賓則恂恂若處子言若訥身若不勝衣跽膝手一狀若孩孺有所乞而哀者余慰憐之而更重太宰言誌之按狀君諱春芳字光卿世爲直隸真定藁城人勝國時先世有名伯敬者爲太康提舉因隸太康至君十世矣曾祖本祖紇有隱德屬歲侵輸其家粟穀百石以給貧民聞於 朝詔旌其閭父洺金吾衞指揮僉

事以君仕封光祿寺大官署正母包氏封安人君生而穎異有至性於内行尤篤既長以明經補邑諸生有司第秇輒褎然上列聲聞蔚跂為諸生冠及試鄉闈輒弗第於是改慮曰太學賢士所關若負笈鼓篋得與諸賢士游不愈友一鄉士耶即不爾胥後命再入貲為郎得通籍金馬古蕭張類是也貲入隸光祿既授南京珍羞署丞久之稍遷大官署正客謂君所不是者非五斗也寧規規然主膳人乎君曰賢者不畀抱

關領各以其志用職耳則供職官下弗敢失隊三載書最進階儒林郎既又竊自念曰親老矣仕既及其身見之我且以其身及親養一日愈于已則翻然以親為請得　予告輙歸歸毋何而父歿君執喪哀毀幾絶既襄事則又念曰尚有母在敢戕性乎更茹哀侍母朝夕夔夔惟謹間則明農以遣志曰吾故業也凡貫䆉汜勝諸家言種藝刈穫之畧益曉便習有倚畚無縣耜日修其疆畔鍾而藏之以其羨振匱乏者有所

貧里中人未嘗責子錢及不能償往往折券棄
責既又以庠塾諸生不能資婚塟則籍田三百
畝畀之學宫以佐其費性又雅好客舍中坐客
無空亦無一日不舍客其與人恂恂謙約甚以
是起長厚聲然中安之非以為美蓋君卒而其
里思可知也曰疇奪我王彦方乎哉夫君躬處
富有又以子尚郡主矣務為儉約且不忘舊業
修先人之產而息之至挾貲以取官職而自克
為敦謹甚於少時友義篤至淳如也仁心獨行

大寧豈欺我識銘曰農是勤而業以息官是祗亦箴以飭明謨有懷以慰其歸来維城東之阡續吉兆之允然亦曰多子孫之賢兮聿德禩其卽安兮

贈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正所范公墓誌銘

范贈公有弟同馬公與余先人同計偕雅相愛既余居官與贈公子同郢里里人嘉兩家親相愛其子猶子又相愛也贈公子好書于古今圖策無不窺尤多蔵神經恠牒余故時時過贈公

子遊贈公子亦時時出其所藏錦文緹帙縹白朱介示余與余道故舊相愛又甚驩余執草制役例得草贈公制一日贈公子具冠服懷刺謁余曰不肖幸也邀寵主上得貤不肖秩贈先君子又幸而所待制草屬先生惟先生圖之又旬日手一狀謁余睞旁若涕長潸橫下進曰先君子下世數禩墓木拱矣先君子雖無策立居里閈要亦有自異者敢徼先生一言銘諸石余惟國家典制錄臣子勞得命其祖父烏有所擇

于賢不賢要直以為恩耳若公者賢而可贈者
也銘安得辭按狀公諱鏞字文卿别號正所先
宋左僕射宗尹居湖廣襄陽鄧城里扈南宋至
鄞仲子水部員外郎麟贅魏丞相杞女弟遂居
鄞城西自水部至公十三世公祖訢德興司訓
父璧以子司馬公欽貴封繕部員外郎母王氏
封宜人公生岐嶷不好弄司訓公雅愛之嘗携
至宦所比長代繕部公持家秉則曰余家脊也
烏敢愛其力詒家大人憂家大人在又烏敢私

一毫自多于諸昆弟則攻辛茹荼晝夜蒿目與諸傭保操作以起家家有緩急輒脫孺人簪珥佐之無少恡時慫慂其弟司馬公力學司馬公得一意宦學為時名卿者公力也既司馬公貴顯矣公處之若平時啜菽衣韋煦濡與群處不知司馬公貴人亦不知司馬為公兄也人有勸公入貲為郎者公曰家世業儒至今日有弟若此足矣吾非不能乘堅策肥吾懼人謂有所憑也然以有激将来使世人不得藉口耳性好予

貧者賑之恐弗逮未嘗以無為解族子搆而赴水溺矣公拯溺者為居閒族子各相釋去逋公者鬻女以償公還其券歸其所鬻女且畀之使有家以故人莫不誦公誼謂公不獨不憑其第貴也貴好行其德云晚年以酒自適無賓客輙自飲飲輙醉醉憖憖不辨人亦未嘗刺刺娓娓與人有所厚薄嘗言曰荷鍤以隨由乎我白衣相致由乎人嗟嗟公可不謂達哉余讀莊生書謂醉者墮車不傷其神全也嵇阮者流見謂得

全于酒然亦有所托以逃世故憤悱之氣稍稍見篇什間若公沉冥自尚不作篇見不治篇得渾然愉恬沒身而已可不謂全與公生于弘治辛酉十月五日卒於嘉靖壬戌八月十有五日享年六十有二以癸亥十月廿有八日卜葬于湯家滙姚王岙之原配陶氏少公四歲生子六人長大澈鴻臚寺序班娶李氏次大涵縣庠生娶陳氏次大潤府庠生娶徐氏繼娶華氏次大濩山東布政司照磨娶馬氏次大淡鴻臚寺通

事娶方氏次大洽府庠生娶朱氏孫男十一人汝桐鴻臚寺通事汝木汝楫汝槐汝梓汝霖汝棐汝械汝櫝汝梗汝樸孫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光裕光被銘曰世熙熙而若癡世壤壤而若惘醻丘我即萬世一息匪天湎以酒謂天遺者厚亦既歸只亦既全只纚纚后祉庶有俟乎孫子

贈工部主事桂軒朱公墓誌銘

四明里中有隱君曰桂軒先生蓋廩廩庶幾獨行君子云其生晚未識先生面儀獲從先生子

太守君同舉南宮得槩先生遺行而太守君復問先生志於某因得論著之先生名銳字仲堅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因自號曰桂軒主人系出中丞公緯公世居天台其後有仕鄞邑庠教諭者遂家於鄞日湖之東曾祖梅坡公永樂中仕刑部主事梅坡公名奇童生詵詵生旭先生為旭中子先生生而魁岸人望之偉然而性則坦夷豈第未始睚眦人人亦無睚眦之者既博獵群書久之歎曰夫人生不遇合即糾纆呫呻闇

善畀畀困人意白首無以自見何爲者哉遂不

忌舉子業立家塾進里中嚮學者教之所爲條

式程品甚備與諸經生析經義嶽嶽無所少讓

諸生不能行束脩者先生戒之使勿行曰吾未

嘗無誨也然未始問家人生產業以故其家貧

人或規之以子之材業舉子詎不取一第稍自

廢著何澹泊若是先生曰吾正不欲邑邑從人

間選耎求活吾頗樂吾貧耳乃自喜益甚輒從

里中故人相引爲曹日高會樂飲極驩洎如也

時江南大饑斗粟千錢先生歲入目不足以自給至稱貸子錢家罄所貲賑之外父母歿其外宗人將析其遺貲畀先生先生曰此豈朱氏所可覬產耶外宗人固進先生固謝由是人皆服先生雅度云事父母至孝父朴菴公好施嘗欲有予人即不問先生先生先意予之人人無不如朴菴公意所欲予母戒晚且衰一歲中往来三子家率不再三過獨過先生乃數見愈鮮盖先生妻范氏安人相先生事其母其母嗜之嘗

為加一飯亦不恤久溷兄婦為也先生年且四
十未有子范安人為先生買一妾安人遇之無
幾微間人謂安人賢不當無子毋何果舉子泰
泰長先生親授之書其習課惟謹即有不及輒
譙讓之不少貰人謂先生得子晚繩之不宜太
過先生曰天苟有朱氏尚及無悔於吾身吾豈
若字羔犢者煦煦唶唶為哉乃謝罷泰泰自責
愈益力學學成補弟子員凡三就有司三不薦
先生則又慰藉之曰良田刈鎛無失勤當必逢

年耳泰果以乙卯薦於鄉壬戌舉進士而先生且逝不及見矣癸亥歲泰受直隸永年令三年以歲隕聞先生因得贈知縣范氏孺人丙寅泰陞工部營繕司主事會隆慶 先帝即位下恩澤誥贈先生主事范氏進安人先生享年六十有七生於成化六年九月初七日巳時卒於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七日寅時安人後公逝壽八十有七生於成化九年二月十七日巳時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戌時子男

一即泰娶范氏女一淋貞歸周璵孫男三一佗
娶駱氏繼娶周氏紀氏恩貢生一范娶金氏國
子生一中庠生蚤逝曾孫好禮好信好文好察
咸習舉子業曾孫女二將以丙子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合葬於西山謝墺之麓妻崔氏附葬余
謂先生不能磨厲吻舌用文墨起家念為積著
又恐冒奔利名徒知盡而能索及趨人之急即
若趨水火量所能為各厭人意彼蓋不驚其能
欲有所遺其子孫也不然豈其落落一無所營

而顧急人後已若是耶至教太守君通經術以聲施於當世則功不必為已矣豈前詘後贏若寄而取天之道儻可信乎余因志其事而銘焉銘曰嗚呼先生予博而取嗇以衍其澤若農服穡是刈是殖乃既有委積於百千億尚永奠乎兹窆

雲騎尉錦衣衛百戶勿齋許君墓誌銘

雲騎尉許君諱塘字鑑之別號勿齋金陵之上元人生而陰重有智量與兒群戲其手指畫皆

中鉤繩其武布接皆中規矩望氣者見而決為鉅人也幼從其父遊京師京師貴人咸愛重之以為君年弱而氣彊足以肩大鶩遠一時賢豪籍甚都下其先占籍錦衣諸貴人相目君夫而獨非中直人邪何薄此不為因籍君錦衣錦衣主誰何非常而君素長厚一切干掫飾箭之事不事然獨受上官劇使是時 肅皇帝修祈年之道久不視國鹵薄大儀益呰窳不治主者廉有才諝無險君者遂屬君趣辦傳與司事凡丹漆

黎綠金珠貝玉之物靡不精計與司空內平時
賈而外按諸估人無得姦貨出入上惡蔽良一
時咸服其能而君益以此偵伺四方風物與謠
俗好惡與時上下擅其母錢而貸子錢予人什
一而息之用以日饒君嘆曰嗟乎吾徒得計然
之策一一以治官而憊吾力蘄以其餘厚吾生
乎夫知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此吾所庶幾耳
於是益出其贏予人之四方行市琛奇物獻遺
王公而自居積善心計相物有餘不足不較圭

撮而貲愈豐積之十年而家萬金遂窿然稱鉅室雄都中矣君雖其居於勢富而性儉約無汰心衣可綦綵而周身之外無奇服食可綦腴而充腹之外無羨味室可綦麗而妃匹之外無他姬其字臧獲一以慈惠而奴稍不自束輒遣去之曰治生如牧羊毋令敗群至人有婚喪不舉者就貸君若取諸外橐也其豐約中適如此生平不為鄙亦不修人之鄙俠少年見以為易上而狎之居久未嘗不下君之厚也與諸貴公遊

請多居閒解救絶不欲乘人危而所解救亦不責報以故人人慕悅之即諸貴公從君遊者亦謹然不以自貳故混迹于朝市而氣矯體亮師意自快善居於人而無忌於天黨所謂君子富樂行其德者非邪既晚歲謝事家居置别墅數區郊廛閒泒泉壘石陂魚樹花每佳晨夕徧謁諸貴公具觴豆行酒其中情好洽至而或特召其雅故携諸孫徜徉花下樂而忘歸此所謂飄飄大人氣也以此公卿益嚴重君謂君蓋老氏

陶公之流有道者也可不稱大隱哉君配諸氏有士行君所為內德純備諸助居多舉丈夫子二人長即良臣有雋才由武學生中會舉人娶騰驤右衛指揮王君女仲良相娶金吾右衛指揮張君女蚤卒孫男七長士魁業儒補順天府學弟子員娶錦衣戶侯李君女次士元士科士第其三尚幼女孫六長適錦衣朱某次許字金吾左衛戶侯李君子某餘未及笄皆會舉君出也君生正德丙寅四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庚辰

閏四月十一日得歲七十有五卜地於都城東門以是歲七月某日啟窆焉銘曰謂女素封邪何以稱將軍謂女膴仕邪何與嚚塵群太嶽之後皇有聞君秉令德滋以勤東門鬱鬱崇女墳何以旌之余修文

雲山處士林君墓誌銘

林處士以戊寅歲卒卒三年所諸子以二孺人之柩溝而合焉于都城西偏從兆吉也時季子鵰為神機營佐擊將軍善余因手其鄉莊太史

狀來乞銘按狀君諱文明字尚榮其先閩晉江人曾大父政生福福生旺旺娶永寧衛指揮張女舉丈夫子五人君其長也生而磊落有大志會父蚤卒奮曰夫生籍於閭史而沒於閭史非夫也生之謂何而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而又安于鄉遂脫身游京師稍稍從諸賈人習積著君雖其游於什一乎而不為貪賈趍射乾沒之技較量圭撮要以寬大忠信與時消息操其贏而息之行才數年而積貲千金幾與素封埒

矣君為人長厚不立城府閭學士大夫以百輩
名君醇謹人人皆頷交驩君嘗譏言或欲為君
居間者固請之豈欲言事乎君逡巡避謝繇是
林處士名重海內多從之游者君尤喜施予急
人之急甚於己王同鄉者載綺繒可直數百金
斥賣都市都市人以次來受賈既而賈皆敗業
不能償王故善緹騎帥屬緹騎帥徵之急諸窘
矣君剖槖中裝償之閔然曰獨柰何以貨當諸
賈人莊貢士客王所暴卒其僕以遺拱璧君竊

三日而伏金發馬大驚此莊物也夫人不幸客死而吾忍掩其金乎亟呼其僕歸之王方急僕非公者僕死矣王聞之益謝君長者閩中諸孝廉計偕無論識不識君必埽舍舍之諸武胄貧不能謁司馬封必厚佐之曰吾為若德無令以窘故失侯君所為義非一產且中挫所親閒規之君謝所親吾少困不能忍人困且天地豈私豐我哉會有　詔推恩七十者得受冠服君遂以其年傳子鸞鸞與仲鳳修業而息之家日益

起而是時鵬用武舉推擇守雲中有功邊大帥疏薦十餘上擢佐擊神機營將軍起居君君迎而喜曰兒勞苦邊事今歸矣而屬君二弟文燦文聰從閩來益驩甚未幾君遂卒矣君生正德丁卯年二月十八日卒於萬曆戊寅年十月十日春秋七十有二配薛氏生與君同年卒於嘉靖辛亥年十二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五繼配王氏生正德丙子年某月日卒於嘉靖丙辰年四月廿八日春秋四十有一寂後配劉氏三

劉弟子三子皆薛出薛佐處士創家稱賢助
子長鸞錦衣緹騎娶錦衣總旗張騏女次鳳天
曹椽娶羽林衛舍人段景陽女次即鵬娶毗陵
謝晃女孫男四有成有閏鵬出有福鳳出有年
鸞出孫女三俱幼塟之日以萬曆辛巳正月二
十五日地名釣魚臺云志曰余不生識林處士
識其鄉大夫論次處士行概甚著儻所謂富好
行其德者邪夫人不難致千金難在趍時命辨
物方彼立槁於巖石之下者豈少哉迺惙惙自

京無所成其名即力自作苦致千金已令苟營旦夕奴虜然無所施於鄉又何陋也是二者俱失林處士瘠居京師未踰時而饒致千金既饒因及其鄉之人與貧困不給者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於過人遠矣是宜銘銘曰何以開閭九牧何以恢燕小督彼小督兮匪父昌轂原阡粼粼亦煜其人宜爾子孫蓁蓁

李大母涂氏墓誌銘

太倉守李君其有大母喪自閩中走伻來以其

所為狀乞銘時予方抱痾長安里中謝不敏去越二年其兄某舉進士復致太倉守書來曰某幸出先生之門先生方載筆列國史職得論著當世之幽行大母死且埀葬有日而不得先生一二言貽之不朽他日從大母遊地下不瞑矣余子曰悲乎賢母淑行當紀即無所托以施後者猶不得泯沒也孰令二孫翩翩若是乎從其請志焉按狀徐孺人栗齋公韶中女也生而慧能讀孝經女誡諸書既笄歸約齋公及事其姑

孺人秦秦性嚴諸子婦罕當其意至待孺人愈益亟順若新婦乃孺人亦愈益恭由是秦母安之居八年而約齋公卒是時孺人年才二十有四前後舉四子矣諸孤纍纍在提挈閒孺人携之日夜泣泣而幾隕越者數曰未亡人其從公乎為死者死為生者生然不忍公之生者耳既輟泣則又曰彼豈謂未亡人重捐生即無柰此二三子貿貿不能活相隨入溝壑也地下有言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亡人其奚辭為解因飲血

矢志益日夜拮据治生盡斥其生之餘以餔諸
孤稍長亟使就外傅受書聞其所與賢士也則
蹶然喜曰此非而所願從遊乎每伏臘行經師
修輒脫簪珥取給不倦其有事六博蹋鞠者即
同舍人絕不與通每夜呻佔時孺人以機杼相
之少懈則跪之廷下諭之曰豈不易偕而公地
下乎為李氏無後故忍而就此即而不學不能
大而公門戶吾渠不從其易也且諭且泣諸子
亦泣遂一意兢兢于學云逾十年而諸孫繞膝

下孺人所以教諸孫即如其所以教子者凡子孫自外来歸謁孺人必盛服見之有所役召子孫亦不敢不盛服往平時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雍雍如也惟謹子孫有過失必譙讓不貫亦不見有疾遽色其祀先修瀡畢具然尤泊於自御不惑釋氏言急焚修施供之事至所當葺祠墓即捐數十金不惜曰吾先人志也諸子孫遵教亦如之故李氏以孝謹聞于郡邑孺人歸李氏六十年見孫曾數十人上下四世能纘序

先業不墜可謂至盛忽一日病革卒之日邦族
人士哭之甚哀爭上狀有司聞之　天子表孺
人宅此豈能人人悅之哉余曰古今人所稱貞
婦令母鮮得兼善以今觀李大母胡恢恢倘焉
其稱未巳人時距之至於今以是藐諸孫煢然
在疚即無論崩城之痛乃患侮交叢所酸鼻不
忍道者所勝數哉而齧蘖茹荼積六十年如一
日其庶幾子孫以下報夫子然或字而弗教喈
喈煦煦無異羔犢則羽毛弗成矣而孺人又能

成其子若孫嗟乎婦人以義烈終身亦足崩明其志稱不朽矣至婞能懿訓克昌厥後則婦範姆儀兼有之非若節行一意已耳是弗可傳乎

銘曰石耶席耶彼碩媛兮心邑易耶兩髦我特耶亦煢煢者弱息耶粤六十祼其靡慝耶乃孫子奕奕耶豐耶嗇耶天道詎忒耶與君子同窆千萬億耶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九